2291.7
1737
v.7

乙巳消長錄

編一

六

乙巳消長錄卷之六

內編一

忠肅公松庵柳濯

侍直柳光繢

侍直柳光繢妻申氏

附婢甲

忠毅公尹任

正郎尹興仁

進士尹興義

監役尹興禮

朝諱亮叅開國勳錄佐命功臣右議政文城府院君
諡忠景卽公之五代祖也高祖諱佐典祀令曾祖諱
尙榮司憲府監察　贈右叅贊祖諱霆衿川縣監
贈左贊成考諱廷秀司憲府掌令　贈領議政戊午史
獄將磔金宗直屍力爭觸主怒杖配楚山以沒妣
贈貞敬夫人密陽朴氏萬戶潤孫女以成化甲辰正
月初七日生公公少孤力學事母夫人至孝痛掌令
公罹禍若將自廢正德丙寅　國運啓新始赴擧丁
卯中司馬仍魁文科由成均館典籍入玉堂爲修撰
校理戊寅爲宗簿正甲申擢拜黃海監司內遷大司

成歷承旨吏曹叅議出為江原監司復入為承旨特
陞吏曹叅判壬辰為京畿監司癸巳擢禮曹判書丙
申拜刑曹判書丁內艱己亥復長天官旋移左叅贊
時華薛兩詔使來公與金安國藴世讓諸公儐接唱
酬華使贈詩盛稱公文章志操記在皇華集辛丑陞
贊成冬出按關西朝議請留時　中廟末年懲己卯
事收召舊德朝著皆倚公為重勉以激揚之責己卯
餘黨多側目者癸卯復拜二相知貢舉取盧守愼王
希傑諸人世稱得人甲辰再按關西臺閣館學連章
爭以內外輕重公憫然曰老臣隨地自效已分一死

衆論如此適所以促吾死也及赴關西公嘗曰　東宮仁賢何憂若有事我當為東宮死尹公任聞之許以忠義是冬　仁廟嗣位乙巳正月公自關西膺特卜入相尋陞左議政兼摠護使議定國喪白笠之制蓋我　國大喪卒哭前上下皆衰服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燕居白衣帶笠　成廟朝議禮者謂帽笠不可異卒哭後遂着黑笠因循不改矣公獻議曰未脫衰服處戴黑笠甚乖先王制禮之意請改以白笠公受知　仁廟輔翼弘多嚴於賢邪黜陟之政奸臣元老之窟也公力主是議人目以剛

直大臣七月　仁廟大漸公受顧命　明廟冲年嗣服國勢危疑公自任休戚不顧利害事涉宮闈盡言無諱凡所以扶護善類裁抑奸黨為國遠慮靡不用極而李芑尹元衡怨公及尹任百計陰中蓋芑始為兵判也公斥以贓吏女婿不可顯用芑之卜相兩司劾罷而公乃代之以此積懷憾恨元衡自托肺腑欲逞胷臆常忌尹公以戚聯之舊為士類所倚有不相容之勢各立門戶遂倡大小尹之說欲間兩宮其包藏禍心非一夕之故於是芑元衡與其黨并力必欲先除公始投凶書於　闕內眩惑兩宮又遣妖妾於

宮內讒奸百端八月下密旨于元衡元衡嗾臺臣金光準等會中學光準等發論曰一二大臣為　慈殿所疑有密旨若不先敎其端恐貽禍國家座中皆憤懣曰當主少國疑之時不可以胥動之言論倚任之大臣以中奸細陰撝之計持平金礎曰忠賢自此魚肉矣豈忍為衮貞所為乎執義宋希奎曰吾骨可碎不可從也諸公聲色俱厲其議不成而罷元衡之黨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以卿宰夜會光化門上變請對　兩殿同御忠順堂召入諸人芑順朋等請尹任罪謂公稍存形跡請遞相職又謂陰結尹任謀危

宗社請付處舒川左贊成李彦迪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豈可深罪權機洪彦弼申光漢亦一辭伸救及公敭配權機獨啓曰上天屢降大災臣恐天意或有所感幼主卽位未久大臣遠謫人莫測其端臣夜不能寐飛言自古有之而　明主不以此罪人柳灌本有腹病每於朝堂依墻壁而坐老病書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哉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必曰國家殺之願平心察之順朋投疏搆公益急至謂顧命大臣値危疑之時不思協心輔導曲從尹任之言使　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與首相耳語曰當立何人指

意叵測越三日又於忠順堂引對論以大逆　下教
曰柳灌素與尹任交密逮大行大漸之日正統自有
所歸而灌曰禀定當立及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舊
例而灌曰母后不可臨朝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已慾
罪闕　宗社在法罔赦同月二十九日金吾郎以後
命追及温陽公臨死無他語惟以天日照臨為證尹
任柳仁淑亦同時被禍順朋等又請孥籍之典自後
大起誣獄半朝名類殆盡於一網當禍起之初有一
宰相憫公將死貽書於公曰尹任自先朝有交搆之
嫌冝先詣闕與諸大臣共請尹任罪則身必免矣公

笑而却之曰吾受　先王顧命士林有變死乃吾所
吾豈忍為此態乎公沒後數日所後子侍直光纘扶
櫬到素沙亦坐死公有罷繼遺券欲使免禍而侍直
泣不受卒就死其妻申氏收葬公及侍直葬于果川
縣北面芳背里艮坐之原申氏沒為城朝猶抱二木
主顛沛不捨以公之忠節又有此孝兒烈婦豈不懿
且美哉公沒之二十六年隆慶庚午先正臣文成公
李珥訟冤筵席又連上四十一劄參贊忠爾公白仁
傑疏辨甚力大臣以下三司儒林繼之同章迭請始
有大處分雪逆名還給籍入之産萬曆丁丑復官爵

配貞敬夫人驪興閔氏敦寧僉正季曾之女也先公没於其葵也公不用石灰曰使我死於牖下　朝家自有帷盖之恩若不然人子為親雖在倉卒多有不量力之事曷若自吾為法乎其欲為國而死自始素講矣侍直繼子澈侍直兄光縉子也　朝廷録用官原州牧使四男長增華叅奉次益華縣監次泰華直長季得華叅奉後裔之稍顯者六代孫澈武科摠管澈之子世復世德皆武科府使餘皆不録嗚呼公誠可謂有古大臣節矣冲君新御事多憂虞奸臣倚伺計在疑亂而公追　先朝付托之意慮後日顛弄之

患竭其心膂而匡翼之峻其隄防而抑遏之彼羣不逞之畏忌公悠嫉公者乘時設機從中煽禍半夜急書終成白地之案士禍之冤未有如乙巳之慘毒百載之下尚令人於悒而國史難誣是非灼然前有權機洪彦弼諸公之力救後有栗谷休菴兩賢之痛辨實蹟炳烺照人耳目公議之不可掩如是矣而　明廟之旋察冤狀　宣廟之追施愍典亦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九原有知無復餘憾而若公敦睦之行清謹之操比公大節特其餘事略之如范狀之不言麥舟也曾有韓西平浚謙所撰謚狀未及上而值壬辰之

亂至今闕焉公七世孫世亨誠於為先謂西平狀文失之大略裒集舊聞作為一錄要余改撰以請易名之典余屢辭不獲而弟錄如右以俟太常之採以上聞悔軒集○初議謚時忠愍貞愍爾愍議擬未及上○按悔軒集狀中朝議止目者知貢止得入尹公止忠義下教止冈赦順朋止之典并刪可異

公稟性貞諒遇事慷慨正色立朝棘棘不阿事涉宮闈必盡言不諱一心奉公人不敢干以私　中廟末年贊人舊德起廢收名者蔚然滿朝而莫不以公為重乙巳錄

公嘗以銓長入侍親政　中廟特以李芑為兵曹判

書公卽啓曰芑以贓吏女婿不通顯刓贓汚之法載在令甲不破此法未可授芑此官命由是中寢芑之怨公自此始 乙巳錄 燃藜述

丁酉年朝廷之間始有大小尹之說喜事羣小傅會多言至分黨類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崔輔漢之徒陰結尹元衡兄弟動搖中廟多有易樹之志柳灌以經幄重臣大言折之 朝野僉載

甲辰以柳灌為平安監司時北虜入寇圍逼皇城中朝有請兵我國之議或言遼陽迤東不支而人民闌入則有難處之患 上以西關為憂灌從贊成出為

西伯時方有大小尹之說廷議灌不可出外有以外重而內輕為言者　上教以欲弛西憂故出重臣以鎮之非有他意特加崇祿階而遣之日月録

乙巳仁宗元年春正月柳灌李迄叅卜落點于迄兩司以迄不合輔相之任請改正遂逋迄而灌代之東閣雜記

初　仁宗即位朝野翕然望治善類稍稍起廢復用而柳灌為一時領袖擢拜相感激知遇盡心國事持論頗正　燃藜述

孝陵初服特名公入相凡所以進賢去邪興弊舉滯數月之間大更政化者皆賛而成之逮至羣奸將嫁

禍一世而以公在相位凶計終無所售故必先搆陷而甘心焉公則屹然自立終始一節力為士林至於死而不貳吁亦難矣乙巳錄

仁廟昇遐柳灌在賓廳泣曰臣民不幸失此不世出之主將來國事何以為之林百齡在傍磬折而進執灌帶鉤曰大監密意小生亦願叅聽柳失色收泣曰新喪聖主宗社不幸故云爾公言是何言耶百齡退而厲聲曰先王之一子尚在國事有何足憂出而揚言曰柳某之意必有所在遂與芑等搆成不測之言陷之罪灌之死百齡中傷之力居多野史之流

初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領中樞府事洪彦弼同行院相之事以李彦迪權機幷為院相 國朝寶鑑

自政府書啓新政可行可戒十條務欲防微杜漸輔少主安國家而奸黨益厶目厥後芭啣李彦迪啓曰卽位之初十條之戒至以封還內降為言皆彦迪與柳灌所為之事大抵彦迪所草故也 壽春雜記

成服翌日尹仁鏡柳灌等問安于三殿 大王大妃答曰往者浮言之輩造為邪說欲亂國家到今人心不無疑懼若復有邪說者則宜痛治耳大臣宜知此意 燃藜述

時大臣欲請誅元老問于諸宰李浚慶以為不可柳灌憮然曰此叅政他日之憂也燃藜述

是日問安後欲啓之而　慈殿備忘先下柳灌驚曰自　上已知其微矣其啓初以請亟加顯戮李浚慶獨為不可遂改為遠竄燃藜述柳灌之竄元老使尹溉搆啓草不製上同

仁宗自在　東宮尹元老兄弟讒間兩宮必欲生禍及　中廟上昇日聞飛語于　慈殿令　仁宗不自安而元老尤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三公六曹叅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三司

亦啓之屢日乃命付處未幾柳灌等被罪元老召還初議罪元老時獨叅判李浚慶以為幼主新卽位母后至親不可罪之衆不聽史臣曰柳灌忠有餘而智不足不知幷黜大小尹以紓國亂而獨急於治尹元老其跡似助大尹而攻小尹　文定大怒元衡得以藉口禍迄數十年而未艾　國朝記事　燃藜述

乙巳　仁廟賓天　明廟幼冲嗣位尹元衡將逞宿憾於尹任八月二十二日李芑等入對忠順堂請尹任罪謂公稍存形跡始請逮相未數日付處舒川郡行至溫陽乃賜死卽同月二十九日也及鄭順朋上

疏論以大逆置極刑當禍之初起有宰相悶公之死者以書抵公曰尹任自先朝有交搆之罪公宜先詣闕與諸大臣共請尹任罪則身或免矣公笑而却之曰受先王顧命士林有愛死乃所也吾豈忍為此乎臨死無他語惟以天日照臨為證乙巳錄公臨死仰天獨語曰吾於先王之子敢懷貳心乎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朝野僉載

囊書搆誣云云詳見乙丙獄

公始受玦將作謫行鄭宗榮公之侄女婿至門將欲叙別公不與相見使人傳語曰治行方急不得奉叙可於

都門外某處候於路傍則庶得班荊暫話鄭如其言候於路傍公取他道而行終不與相見鄭心訝之厥後親知就別者多罹禍而鄭獨免焉蓋公愛惜其才慮其及禍故為相絕以防後害也至是鄭始覺公意歎服明見而深懷感悼焉 八溪君家藏

公被謫到溫陽郡宿焉郡守申健（即公之姻家也）相與對喫朝飯于西村民舍金吾郎以後命至申以權辭出公知而不動食既盡寫家書數紙訖着白團領北面四拜飲毒藥四器猶不死郎以時稽懼公命取槃中裹肚帶而來遂自縊而逝殯于郡東席匠里後數日子

光續扶擬到素沙川遽終遇深罪之命焉公柩棄于
天安南院申亦罷去生之（生即趙温陽守燮也）來守郡也有一
人具言其事者欲依寇忠愍舊事立祠于其地仍祠
鄉社堂給田穀頃使之歲一祀其後鄉校客舍官廳
公衙之役相繼未遑丁亥方出鄉社材而又值倭變
卒未遂焉可歎也（趙守燮記）

公自任國事付命於天晚年喪夫人不用石灰曰幸
而使我終於牖下則朝家自有帷蓋之恩後事非所
慮也不然人子為親雖在倉卒常不料力之不逮曷
若自吾以為法哉其分死不顧生亦素矣（乙巳錄）

中宗癸酉公以持平請復昭陵與金正國洪彦弼權擬同啓 松巷實紀

丁卯十月 明宗大王卒哭上下着白笠始復五禮儀之制五禮儀卒哭後燕居則着白笠 成廟朝議者以紗帽用烏遂用黑笠 中廟之喪左相柳灌以為燕居若着黑笠是卒哭後脫衰也乃用白笠之制仁廟之喪灌等既死大臣以灌意為非還着黑笠文定王后之喪禮官有言卒哭後當着白笠者尹元衡為首相厲色曰此柳灌之議也衆懼不敢更議至是始復五禮儀之制 經筵日記

公嘗搆小亭於果川牛眠山西中短麓其麓東西數

百步南北百餘步平坡如削靜地寬閑清流襟帶翠松濃陰北通瞻　闕前便觀稼公每於休官之暇逍遥于其上偃仰乎其間而自號松溪後改曰松菴皆取義於亭也今其亭址柱礎宛然猶存北距公塋數百餘步　朝野記聞　松庵實紀

柳公灌第在昭格署洞公伸雪後荷衣洪迪見公之古宅栢樹感吟作詩云古栢蒼蒼掩畫簷重陰幾借夕凉添霜根覆帶瑤池雨過客無情亦淚霑　東輿備攷　又有趙正字迂樞感興詩　見國朝詩刪　公伸寃後懇齋作詩云覆盆天日照泉路　聖恩新一代人師表三韓國

大臣炯霞銅雀暮花木　孝陵春一水盈盈隔孤魂倘來頻上同

正宗已酉請院享通文曰竊以褒揚儒賢乃公共之論而薦享學宮實名教之本也惟我左議政忠肅公松菴柳先生遭逢　盛時歷事　中廟　仁廟　明廟三朝即乙巳名賢之首也今按其諡狀則道德學問之淵淳事業節義之卓越固不足贅辭於其間而考其定國喪白笠之制則為萬世明禮之功可以知矣受　仁廟顧命之托則為　三朝盡忠之誠亦可見矣噫已卯巨禍之餘　仁廟特召拜相於衆賢之

中者纔數月而柱石於國家光輔甚多領袖於士林倚仰最重激濁揚清進賢去邪興滯舉廢大更政化一接　詔使華辭俱許以東方賢良而名聞天下昭載於　皇華之集再按關西朝廷連爭以內外輕重則望高一代雖出於前輩之錄　仁廟在　東宮時先生有言曰　東宮仁聖何憂若有事我當為　東宮死又曰老臣隨地效忠自分一死又曰士林有寃死乃吾所又曰我則受　先王顧命死不可辭其一心殉國之志可謂質鬼神無疑俟聖人不惑者矣嗚呼乙巳之禍于今二百四十有五年而以當時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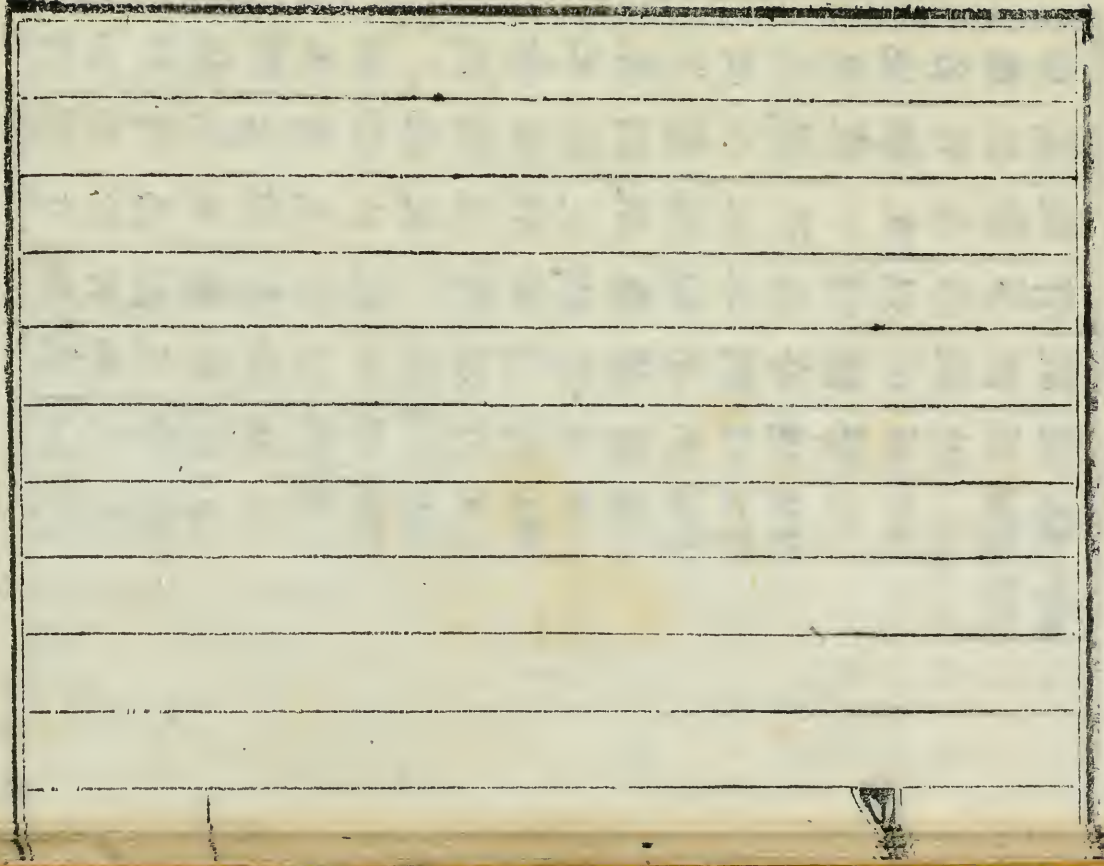
之賢迄無俎豆之享公議之久泯士林之寒心已無極矣被禍之初力救諸賢皆為先生有若負泰山戴北斗不知雷霆之摧鈇鉞之嚴或以杖死或以杖流者白休菴李晦齋宋圭菴朴耼齋申企齋洪默齋柳眉菴也隆慶丁卯引入心天理之公首辜諸宰累上伸章者東皐李先生也隆慶庚午連上四十一劄者栗谷先生也舉國公論一時陳疏者三司百官東西壁以至儒生忠義之屬則是孰使之然也自非先生之風節凜乎起人先生之道德久而不忘前後諸賢豈如是爭死力救而齊聲痛卞之不暇乎先生之心

如日月之明先生之節如高岳之峻故　明廟終察冤狀　宣廟特施大處分雪誣復爵追施愍典　英廟甲戌賜謚忠爾　命立四旌門于先生墓前即忠臣也孝子也烈女也亦有忠婢甲伊之旌　列聖朝褒崇之典則靡不用極而第以士林公論語之則前後救雪之諸贊德益尊道益明有　宣額之院有鄉祠之宇矜式之所歷歷皆指而獨無一籩一豆及於松菴此豈非昭代之欠典而輿情之久鬱乎惟彼温陽即先生之後命所也往在萬曆間温之章甫先輩依寇忠愍故事欲立祠偪壬亂未遂之事載先生謚

牀中蓋見當時之公議而至今未遂雖緣其子孫之衰替亦非我士林之嗟惜乎況溫邑有靜退兩先生書院松菴之於靜退一時交遊見冲齋之錄則平日道義之契為如何哉且靜菴之已卯松菴之乙巳俱是慘禍之贐則神明之交亦如何哉此松庵必享之院士林當鼓之論茲採古今公議遍告同道多士想以奬好之誠必有聲氣之感幸望齊聲登徹期於準請幸甚 清州鄉校通文

當宁癸卯華城 幸行時致祭文曰為國殉正君子曰忠有寃必伸天道之公粤在乙巳善類是椓于是

忠肅名節其卓受　先王命為　幼主輔扶賢抑奸
寔公自詡彼讒人者何計之憯羅織囊書而穽而坎
或勸以生公若不聽談笑就死天日為證求忠於孝
有子烈烈纔過二紀載晰而雪　列聖慭盡誥牒如
故既旋以楔亦封于墓恩侑繼降士林知榮三朝耇
德百世風聲睠彼斧堂曷慰貞魂蹕路興感簪奠洞
鐏按　正宗庚戌命畿伯改封塋域遣官致祭　純
宗甲子　健陵幸行　特命致祭　三朝恩禮又
如是盛矣



柳光纘

柳光纘字伯宗司導正淮之第三子生於正德丙子九月十五日自少力學有操行松菴公無嗣取以為子以蔭補翊衛司侍直乙巳之變相公始受玦已知禍將不測手書罷繼文券蓋公入繼之後相公側室子甫男生焉　國法嫡妾有子女則不為許繼故執此為辭情法俱有可據書成相公面與侍直曰吾則受　先王顧命士林有寘分甘一死而汝則以此圖免他日連坐孥律之地及至相公被禍追加極典之日律當隨坐家人欲將此書呈官乞貸其死公曰一

名為父子戚休豈宜異視遂袖其文不出卒以就死同年九月十二日也臨死作書與其生女與家人訣其與家書略曰吾父子死於非罪天道環回不過一紀必有伸雪君可無死復見天日擇於諸侄中一人立後以奉先君祀云云當刑顏色不變從容就死自作哀輓二章極其悲慘聞者哀之詩曰平生不欲作非心縲紲如今冤已深日望蒼天天默默嗚呼天意竟難諶得年僅三十庚午伸雪冤枉 幽憤錄

英宗甲戌 命旌閭

柳光纘妻申氏

夫人姓平山申氏禮賓正健之女也素知義方略涉書史事公及相公甚得婦道及遇家難尺童寸財並入籍没夫人以孑孑一身能冒刑禍收拾相公遺骸與公柩同葬于果川上北面方背里孝寧大君墓山南麓距京城數十里之地朔望必上塚不避風雨奉二主僦人屋傭貸以供祭節物未嘗不備匕飲不入口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至丁未壁書嶽起追籍諸子家産金吾郎卒至驅出申氏柴毀已極匍匐道路猶以二主抱懷中顚沛不暫捨去遠近咸服其義

烈建庚午伸雪夫人奉二主自果川還入昭格洞舊家而乙巳以後頭不加櫛衣不易新亂髮飛蓬斃褐懸鶉形容憔悴號哭入室觀者莫不墮淚夫人因公遺囑取公兄都事光縉弟二子澈為後立後之日母子終日相持而哭隣里為之悲歎朝廷錄用澈以奉相公祀官至原州牧使叅宣武從勳贈侍直左承旨夫人亦享榮眷以考終焉 柳氏家乘

英宗甲戌 命旌閭

附
婢甲事實

公家有一婢名甲自鄉來役纔五朔年十四五為人聰慧又有忠心公愛之信任使喚乙巳之禍公奴婢盡為籍沒賜鄭順朋奴婢等將往鄭凶家莫不揮涕而甲獨揚揚色喜曰身為賤婢何事非主往鄭凶家盡忠服役鄭凶愛其穎秀衣服飲食一如子女甲必先意迎合以悅其心丁未壁書獄起侍直夫人申氏亦沒為鄭婢未免庭現之辱甲見夫人申氏輒踞欄頭曰前日常叱打我今亦叱打我乎語多傲辱申氏默念常無叱打而如是云然者意其納媚於鄭凶而

深訝其忠心之頓變也甲又與鄭之小奴私通暗取鄭家寶器容與小奴使之深藏而未幾鄭覺之詰甲甲泣曰來此之後蒙受厚恩衣食有裕有何未滿而敢為竊盜乎鄭信而釋之甲私謂小奴曰主若復詰我則我不耐楚毒勢將引汝奴大懼曰奈何甲曰吾將善禳之俾無後患須覓死人肢體來奴如其言所取疫死人一臂以與之甲潛為詛呪於家內且納穢骨於順朋枕囊中一年間鄭凶家連出七喪順朋亦遘毒厲而死順朋枕囊中常有啾啾鬼哭聲鄭家始覺其詛呪而不疑甲杖訊諸婢二婢既斃一婢又垂

死甲却自庭立曰役則無罪吾實為之鄭家大驚曰爾何為之耶甲曰吾相公何嘗為反逆而爾等搆誣而殺耶爾殺吾主吾與爾不共戴天之讎也吾豈忍忘主而事讎乎吾欲死之久矣以為徒死無益故所以含忍恥辱服事爾家必欲報讎而後死也今則吾志已遂而以我之故三人無辜致死我何生為甫須速殺我鄭家曰甫之忠於舊主如此則前日甫何罵辱之甚耶甲曰爾若疑吾則吾計不諧故姑為罵辱以絶爾疑謀濟吾計耳豈忘舊主而然耶鄭家撲殺之云柳氏家乘芝峯曰噫女也賤也賤女而有烈丈夫心

其可敬也已其不可泯也已芝峯類說

攷異於于野談曰柳公仁淑家婢賜牌于順朋事順朋盡誠順朋信之昵侍累年未肯移左右一日順朋夢鬼壓頭面自是患痼疾不起巫言妖在柩中發其柩果得一顱骨家人疑柳家婢訊之婢曰爾家老漢搆殺吾主吾雖外若歸心腐腸有年潛奸陪吏密令覓死人顱來納于柩今已報仇宜速殺我遂撲殺之匿其事終不泄順朋末子碏年過七十而終乃言於人曰吾家所深諱不宜向人道平生心異其義臨死始言之云云吁柳婢之義烈雖豫讓無以多矣獨

恨其以妖也一云尹贊成婢玉蓮事也有玉蓮傳行于世者其略曰玉蓮與尹任夫人分賜順朋家玉蓮時年十三穎悟絶羙順朋常不離左右其子礦諫不聽順朋虐使夫人督日役至喂馬舂杵玉蓮在堂上輒詈其顛仆不勝役順朋夫妻信之順朋又欲使玉蓮薦寢玉蓮泣訴于順朋妻竟不敢押而寵信愈篤順朋有內賜玉鐏一雙一云畫鐏玉蓮偷藏之以失告順朋詰諸奴歸咎于玉蓮玉蓮泣稱其被讒順朋夫妻愈信不疑一日與寵僕一云書吏陪通密令求死人骨託以欲呪偷鐏者僕不肯玉蓮脅以當告汝強劫狀僕

懼得以遺之遂切碎埋于房墟戶牖又雜置衣服飲
食中未逾歲順朋夫妻子孫死皆同症獨順朋未子
碏覺其有祟覈訊諸婢玉蓮方持幕在順朋筵所出
曰汝父殺吾主吾讎也吾既殺汝父汝母汝兄讎已
報死不憾矣吾當徃從吾主于地下遂取懷中刃自
刎死野史氏曰按芝峯類說云柳政丞婢甲籍於順
朋家為主報仇於于野談又謂柳判書婢籍於順朋
家為主報仇名則不傳何其事一與玉蓮相似也豈
因一玉蓮事而二書所記各異歟且類說之名甲或
如某甲之稱而忘其名之為玉蓮故耶抑此傳誤而

類說是歟然則何類說之反略而此傳較詳歟又何
野談所記乃謂之判書婢耶按重峯封事有曰尹賛
成妻及家舍没入於宋麒壽然則夫人云云已傳訛
矣玉蓮云云亦因訛而不必信歟抑尹之婢僕則獨
分隷於順朋歟世遂矣無得以卞可恨也已但甲之
棹楔在柳政丞墓前則此可以卞誤矣三說之異同
姑無論以婢而報主仇殺順朋則信有之矣若玉蓮
之名為眞則又安可泯而不傳也噫叅舞陽年十三
入叅奉圖色變而功不就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塗廁
仗橋竟無成今玉蓮以眇然一童孩出奇計復主讎

如拾芥易如其智如其忠殺一順朋亦難矣並能殺其家幾無嫌類一何其快矣哉且夫押近而能潔其身貞也功成而能自殺烈也雖古節俠忠智之士何以過此誠奇哉其後又有奴玦伊者為主殉難於尹公之曾孫忠愍立懂時云 藥園漫筆

尹任

尹任字任之坡平人成化丁未生蔭授宣傳官中宗朝武科官至贊成乙巳竄南海（燃藜述云海南而路由忠州則當是南海）行到忠州有後命追竄極典禍及泉壤年五十九宣廟丁丑削僞勳　命伸雪錄用三子　英廟朝謚忠敎（危身奉上曰忠剛而能斷曰敎）追封坡恩君

簡易撰神道碑曰公諱任字任之其先尹莘達坡平縣人事高麗太祖冊三韓功臣有曰瓘平女眞立大功官至太保門下侍中上柱國自是世益顯高祖諱瑞為　貞熹王后考由判中樞府事封坡平府院君

贈領議政府事曾祖諱士日旁勻字靖難佐翼功臣判工曹事寶文閣大提學鈴平君祖諱甫工曹叅判　贈領議政坡陵府院君考諱汝弼靖國功臣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君妣順天府夫人朴氏敵愾定難翊戴功臣判敦寧府事平陽君　贈領議政仲善之女寔生　章敬王后而公則其丈夫子也生於成化丁未七月二十六日狀貌峻嚴有器宇用門蔭授宣傳官中壬申武科遷都摠都事司僕寺僉正正加通政慶源府使　中宗大王悶其獨子遠違坡原　命母行歷忠清道水使兵使南陽府使兵曹叅議承政院承

吉進嘉善兵曹叅判資憲兵曹戶曹刑曹工曹判書
議政府叅贊崇政議政府贊成判敦寧府事于時
中廟在位　仁廟貳極奸兇尹元衡兄弟自以肺腑
門蔭陰懷禍心計間兩宮大小尹之說頗行公自處
坦敞殊不以掛念乙巳　仁廟諒闇疾大漸未有儲
嗣中外洶懼暨　昇遐之日公承末命以兄亾弟及
之義首言於朝人心始定事幾無毫髮疑而彼之宿
慝終逞搆成叵測以不自安三字陷之南海行至忠
州有後命是歲八月三十日也年五十九自後益煽
大獄何所不至非唯公家聯及幷與腹是非者半朝

名人殆剪焉矣幸　明廟自奉垂簾之政已邁漢昭之辨奸及既春秋鼎盛則直枉之舉端序則見於是有丁卯之釋公子孫錮籍至　聖上洞察輿情快從廷論改叟之難繼述之究要以當於天理人心於是有庚午之羣兇伏罪而復公二子職名還籍沒家產丁丑僞勳鐫削而復公官爵至録用見在子三人蓋次第施而無遺憾矣公天性至孝傷先夫人早卒即所居設位筵一如生時朔望時食必躬薦不以疾故懈刑家有則妾媵雖多絶無驕妬之色服用儉約痛惡踰僭以卽家人子姓左右棨書如文人學士之居

遇儒冠必折已下之仁恤寒族其來如歸為官無不
舉職判四曹及京兆題覆必皆手纂即僚不能贊一
辭吏不敢仰視人亦毋得干以私大理之獄無冤滯
度支之防奸革弊至今稱道之或為成法云公前夫
人驪興李氏僉知俌女生三男二女男曰興仁武科
正郎曰興義生員曰興禮監役女長適及第李德應
次適李洪胤後夫人玄風郭氏　贈叅判郭翰女生
三男曰興智縣監曰興信武科郡守　贈兵曹叅議
曰興忠郡守側出二男一女興孝興悌及僉使金賢
良妾興仁娶判官安世亨女有男瑗次琉武科僉知

次璥及女沈光寶監察林應祐等其婿也興義娶府使韓顯女有女武科判官李見龍縣監具思閔等其壻也興禮娶縣監梁乞温女無后李德應有男光坤叅奉次光埏及女監役柳伯善判書仁淑孫壻也李洪胤有女河滿澤壻也興智娶萬戶朴世弘女有女進士洪慄壻也及妾男璹女林篁妻興信娶別坐申孝誠女有女僉正韓守謙壻也興忠娶永原監義壽女無后瓊娶明松守芸女有女恒山守楨壻也及妾男承男琥娶唐城尉洪礪女有男迂彦女金景祿朴元緒奉事尹翊虞侯李仁男監察申景祉等壻也璥娶生

貞柳璜女有男迖顯迖俊沈光寶有男鍥叅奉鐸武
科鏐鈖林應祐有男澄具思閔有男女幼李光埏有
男馨遠文科正卽女昌平縣令鄭玭河滿澤有男沃
前夫人以嘉靖戊子卒而明年二月卜葬于高陽南
面香洞巽坐乾向之原丙午以公之喪歸就而同葬
後夫人萬曆己丑卒于瑞山郡子興信治所後於公
卒四十四年年七十二是歲八月葬用同洞別壠午
坐子向庚寅十月復以公及前夫人遷而就之公居
中而夫人左右焉銘曰由武薮名乃文以吏孰曰貴
戚而都幸位人或疑公權不知避罪患無辭奈何于

彼方其成徽禍豈在家亦既復爵國興有加經紀丘
原尚多子孫公其不昧以息塞寃崔岦撰簡易集漏更考它本
嗚呼戚畹之家自古令終者鮮其故在專權納貨黷
政害民公則自以權親常惧招損雖位極二公小心
清謹平生無一事僭踰家屬不敢挾勢陵人人皆服
其德遭時不幸凶徒謀危前星朝議咸恃公保護
仁廟亦倚公爲重於是元老輩日夜磨牙百計中傷
而公之禍自此益大氷炭之不同器理固然也嗚呼
痛哉行狀悔軒趙觀彬撰
元衡自托肺腑欲逞胷臆常忌尹公以戚聯之舊爲

士類所倚有不相容之勢各立門戶遂倡大小尹之說欲間兩宮其包藏禍心非一夕之故 松菴謚狀

一日大諫具壽聃蔟大小尹之說於經席 中廟震怒欲兩罪之朝廷慮任偏中其禍固爭不可事遂中止而士林頗以任爲歸 幽憤錄

時有大小尹之目 中宗已憂其漸罷削兩尹以沮抑之然任但無識而已元衡凶狡樂禍故士類多與任而不與元衡 國朝寶鑑

丁酉冬 上謂刑曹判書尹任曰卿欲廢 中宮云然耶任對曰此必金安老之訐也安老欲害不相好

者則必以保護　東宮爲言先起獄事驅陷諸人於其中安老不去則此禍不止願亟除之　上曰非卿無可圖者任即與大司憲梁淵圖之（朝野僉載詳見原編）中聖之疾既卒哭有月　仁廟毀戚愈至饘粥未有命令日就難全羣臣立庭泣請　上意猶堅外荅諄諄間示不可動之語羣情洶洶罔知計所出有議特推入外舅（指任尹）于內反覆悲訴上下皇皇情狀以冀動　上意萬一者議實發於政府而諸大官皆同云　上證已不可救而卒令任入侍（丁酒軒集）仁廟大漸之時尹任終始侍疾別無邪議（經筵日記）

公親承　末命以兄亾弟及之義首言于朝　行狀

權機啓草言　大行王傳位時任則處事正　酷寃錄　丁丑削勳傳旨曰當初權機謂任以外舅之親傳位之際處事甚正云則機謀國重臣忠直無隱豈私護一人發此言乎　朝野記聞

權機啓初本尹任若懷二心則何不於入侍五六日而當此天位已定敢生他計乎　朝野僉載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入侍大內當日正統之傳無毫髮異議若使尹任欲行奸計則宮中耳目不爲不多豈無形迹之可見乎　栗谷劄

當禍之初起有宰相書抵公柳灌曰公宜先詣闕與諸大臣共請尹任罪身或免矣公笑而却之曰受先王顧命士林有冤死乃所也吾豈忍爲此乎名臣錄柳松菴傳

羣兇乘時肆毒又慮只治大尹之黨則恐士林不服清議不息多引知名之士加以逆黨之號栗谷劄

安名世曾爲史官修乙巳記直書不諱李芑聞而啓請鞫之其史曰尹任等死斷曰梓宮在殯一日殺三大臣初則曰其心不安只可罷遞後則曰謀危宗社果可服人心乎芑等陷尹任亦知後世公論有不可掩者乃訴于 文定追覽史草云朝野僉載雜說鵝城

明廟時公俞絳奏曰夫任等何罪屼事無其實而權臣以任爲鵠株累遍搢紳夫寃鬱之積非國家之福也願 上察之當是時元衡權傾人主一言及尹任事家立碎而公冒勢焰以直其寃人莫不危之俞公絳家傳

茂長儒生安順瑞與羅州人鄭倫徒步詣闕極言尹任等三人寃死俱受極刑東閣雜記

初尹元衡兄弟以 文定王后弟別立門戶陰懷禍心猜寵貪權搆怨日深致有大小尹之說禍幾萌於是矣 中宗末年元衡輩向 東宮陰有貳心 中廟以公 世子舅特授貳相盖出於鎮定保護之意

而仁廟亦倚公爲重凶徒之禍心於是益深矣建夫仁廟嗣服元衡與李芑等乃造罔測之飛語交間兩宮勢益危懼至乙巳仁廟大漸時儲嗣未定中外洶洶公親受末命以兄亡弟及之義倡言于朝明廟繼承嫡統其處事之正大授受之光明如白日中天元衡輩乘時逞憾爲讎盡善類計至有忠順堂誣告而李芑以尹某多有不自安之心爲罪案竄公於南海行到忠州村舍仍受後命時年五十九是八月三十日也公二子興仁興禮同事而死自後大獄鍛鍊以公之壻李德應輕躁惸弱奸兇輩

誘脅百端約以免死籍其誣服之亂言半朝士類如
柳灌柳仁淑諸人殆盡剪焉國人莫不痛寃　明廟
末始乃昭燭凶謀頗有覺悟之意釋公子孫錮籍至
宣廟庚午栗谷李先生上四十餘劄感回　天聽痛
伸幽寃於是乙巳之羣兇伏罪而復公二子職名還
籍沒家産自百僚至館學儒生交章請削僞勳復公
爵而遂蒙　允至録用見在子三人皆次第施而無
遺憾天道之必復有如是夫　諡狀　青湖李鼎輔撰
尹任以武夫居帷幄故退溪則以爲渠本無知之人
既在大位執心安能如端人正士哉以此疑之栗谷

則以爲尹雖武夫無彰著之罪而一隊諸賢皆與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叵測小人而乙巳　仁宗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以尹任爲有罪則是諸賢有罪也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既曰無罪則元衡僞勳不削何爲此栗谷所以力主削勳而爲後世公案也江上問荅

嗚呼乙巳士禍百世之下尚令人悲憤人或謂不能避權要禍階於公此言不諒其時勢也夫論人當觀其大節公以肺腑之親當國家危疑之際不可奉身決退故擔却死生不負　先朝付托之重則公實有

功而無罪況羣兒之搆禍者非獨甘心於公一人盖因公而網打一代之賢栗谷李先生曰尹任有罪則是諸賢有罪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此言可爲論公之大公案也 諡狀

任妻郭氏及興智等爲功臣奴婢其身貢皆自 懿殿備出聞者傷之 壽春雜記

尹任之妻爲厥 賜牌奴婢 尹公夫人沒入而且使宋麒壽家故云 親納紡績平生殖貨積布無量則受功臣賜第而賣積其直云者詐也重峯疏詳見宋麒壽傳

夫人郭氏從子興信瑞山郡己丑卒享年七十二夫

人温柔慈祥小心畏謹教誨孤幼終保家業復見天日皆至成立人皆歎之 行狀

後以公男 贈兵曹參議與信實有壬辰死節之烈錄宣武原從功臣一等加 贈兵曹參判用得推恩贈公領議政曾孫廷俊殉節於适亂 贈諡旌閭家狀

嘗論乙巳士禍曰今日之人只因論禮而陷人於陰奪君父之嫡統正與元衡等誣尹任相同吾知乙巳之禍復作於今日也且今日作禍之徒多有乙巳之遺種昨謂穆即磁之裔也維岳即順朋之後也宋子大全

恭書丁丑　傳旨後

宣廟　命復官削勳傳旨中曰元衡以積年之私憾洩之於任洩之不足則移之於　仁廟移之於　恭懿殿其為凶慘將有不忍言者　明廟念彼天顯人無間於昆弟之言而愚弄君父鉗制朝廷幻出交構之說誣愬可欺之方　文定在深宮之中　明廟冲年同未在位豈知奸人之所誣罔哉當初權撥謂任以外舅之親傳位之際處事甚正云則撥謀國重臣忠直無隱豈私護一人發此言乎

謹按此傳旨　宣廟御製也嗚呼忠毅匪躬盡瘁

之義奸凶交搆上犯之罪惡為天鑑之所燭故一篇之中屢數百言而　聖意肯綮亶在於此段此段之中洩之不足則移之七字即指奸凶之謀犯莫重而所以為逆也傳位之際處事甚正八字即指忠毅之盡瘁國事而所以為忠也夫其犯上之罪實由於積年憾恨之毒故斷之曰洩之移之盡瘁之義實在於傳位之際故斷之曰處事甚正復舉誣案既　洞諭　文定　明廟之為所欺蔽遂引當時院相擾實公直之論以證明之　特命伸冤削勳於三十年之後誅凶逆於萬世褒苦忠於九原　王言一出四方傳誦不啻鉄鉞之嚴而日星之昭鳴呼至矣竊嘗論之

乙巳之禍始釀於奸凶輩之謀犯　仁宗終遂於奸凶輩之誣逼　恭懿此萬世臣子之所痛心刻骨者也當　仁宗在儲之時聖德夙彰士林屬心而元衡以戚聯宮闈之人凶狡忒甚見棄清議終枳銓郎中書之薦則元衡之私憾於是始焉已有加害士林之意轉生交搆兩宮之計日以飛語煽動眩惑遂致灼鼠之變出焉則一時有識者莫不深慮遠慮而忠毅以東宮之舅為上倚重士林遂以輔翼之責望之於忠毅而奸凶無以逞腦臆則於是元衡輩以挾憾於士林者側目於忠毅而忠毅則深存投鼠之忌默視城狐之勢不與之較矣及安老乘機復入外托保護

東宮之論陰濟其奸欲傾中宮以張其勢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則元衡輩遂疑忠毅有涉於安老之論乃以挾憾於安老者移怒於忠毅至謂之締結安老謀廢國母勒成罪目內肆慫閒欲翦東宮之羽翼自生嫌隙別開門户陰樹自己之黨援於是羣小之素為清流所擯者乘時趨附倡出大小尹之說以成角立之勢及忠毅面奏安老之奸至於斥退而誅死則可以明忠毅之未嘗締結安老而元衡之疑亦可少息矣顧元衡之凶計轉深忠毅之處地自別則元衡之忌猜反深於安老忽於二聖繼明之時謂忠毅欲立桂林為東宮嗣則已生洩嚮之志而人皆笑其無理

則肆然上犯日夜甘心於東宮者無所不至至有東宮之火出焉則一時正人君子莫不扼腕指以元老所為李霖則欲推火根沈苓則欲正謀害之罪而竟不得施當時事機可知而時則忠毅以肺腑之親失心翊戴士林靡然從之以為倚重於是元衡輩以積憾於仁廟者磨牙於忠毅矣及 仁廟嗣服清議大行劾奪元衡之加資啟正李芑之新卜奸凶喪氣陰謀益急元老則日以加害大君之說譸張於內元衡又張燈佛社祈聖曆之不延故河西之請移御游軒之請嘗藥者以此而政府諸議咸推入忠毅以侍上疾則可見事機之危迫矣及夫凶計終逞 上猝然

賓天（尤庵集河西碑）不能無後世之疑（江上問答引栗谷語）則一時諸賢忠憤轉激圭庵則請先誅元衡後策立世弟賓廳則欲撲殺元老衆怒羣疑盛如水火奸凶肆逞勢肆毒欲鉗制公論而期於滅口欲搆捏罪狀而急於擠窄則忠毅之爲孤注固其勢也然其授受之際名正言順忠毅以終始侍疾之人無毫髮異議則雖極猜忌而無言可斥雖欲擠陷而無釁可乘故蛇結盤思所以大洩宿憾則內則　恭懿外則忠毅終是渠眼釘而二柳又士林之宗主故復幻交搆之術敢生網打之計乃於天位大定歷日移月之後忽翻移位公反之說偽造諺簡上誣　恭懿下搆忠毅及二柳

潛墜闕庭以動慈心當是時　明廟冲年嗣服　文定念
切苞桑安得不為所欺罔哉旋降密旨綢繆聚議排布已
成之後請對忠順先以不自安三字發端嘗試者其計欲
引出簾教宣露諺簡作為欛柄將至不忍言之境則忠毅
與二柳猶是影子耳於是羣凶輩左衝右激陽救陰挑敢
於前席顯言王大妃干涉則其心所在路人可知及夫內
庭拷掠不得端緒則設鞫之時又請訊宮人終出鄭淑儀
于尼院則其時事機又豈不岌岌殆哉而特因　明廟之
至德出天諸賢之正議堵立　恭懿之玉度賴而無玷焉
而奸凶之餘毒猶未已至以　仁廟為未踰年之君渴葬

孝陵別祔延恩而極矣於是一時士林痛 仁宗之遽陟
哀 恭懿之受誣而明知忠毅之替受積憾先嬰毒鋒故
不暇顧身家計而甘與忠毅同死欲共作 仁宗 恭懿
之純臣而已以故當忠毅被禍之初姑不蔓及諸賢而柳
公灌則曰士林有變死乃吾所或勸之請罪免禍而不聽
金公礪則曰此非但為尹某發忠賢魚肉其基於此竟不
從密旨諸賢之苦心奸凶之情狀居可知矣屠戮之禍遂
作於旬日之內構捏之案已具於請對之時而醞釀素熟
節次漸進又汲汲錄勳歆動奸黨之心然後粧出明胤彥
慤之告誘成德應毛麟之招刑戮之威箝制一世士林之

稍持正議者網打無遺則非但為盡洩積年之私憾亦欲
周遮其從前交搆犯上之罪期於滅口而後已者也大抵
忠毅之搆誣賜死始緣諫簡之偽造忠毅之蔓延成獄終
被侍疾之誣案夫諫簡之上通　恭懿前說備矣侍疾云
云豈非　仁明傳位之際乎當　仁宗毀戚之日上下焦
泣雖以疎遬之臣舉欲效誠於議藥視膳者無他誠以羣
小覬覦將有不測之變故耳及夫郎迎詔勅曾未幾時俾
至大漸則事機之遑汲尤萬倍於前而政府諸議遂推入
忠毅以侍上疾當是時游軒獨不欲其入侍然大官諸僚
皆不聽游軒之言者豈不以朝廷之素所倚重而危疑之

際難於株守曲緣者哉嗚呼忠毅以外舅之親受眷遇之重死生夷險義所不避況其時奸回之魁目在忠毅愈往愈甚大禍之發非朝即夕其孰不知而忠毅之素所料定者也苟計一身之利害不顧君上之疾則已矣以忠毅之丹心雖今日侍疾明日被禍亦惟盡瘁而已況雖無侍疾之事而如欲構罪寧患無辭也故終始侍疾矢心衛護及當傳位之際親承玉几之音以兄亡弟及之義首倡于朝以定危疑誠不負上下之望而夷考其心迹則如青天白日而此所謂處事之正者也以故朝野帖然塗人耳目雖以奸回之秉時肆毒亦無藉口之端其所以容議巧搆者

僅出於倫造諺簡而止而又在嗣位五旬之後則其吹覓
不得實心做說可知矣及夫諺簡一事終緣明廟天顯
之德既未得遂凶慘之計於恭懿則渠亦自知其難塞
衆口忽復噓起十年前謀廢國母之說說以為要功獻諛
之計而奸黨之中亦謂之不可追論則無可着手巧設機
穽乃於德應之招惹出大漸時事及眼疾之說謂忠毅通
簡恭懿探問眼疾而至於大漸時事雖以渠構成之獄
案猶謂忠毅侍疾稟告恭懿傳位大君則傳位一事之
畢竟難証可知而乃於招辭中陰忽變幻或謂之立桂林
或謂之立鳳城紛綸揑合於侍疾之說其計欲以擇賢為

士林之冤侍疾為忠殺之冤以爛熳干涉顯逼於　恭懿者也吁亦巧矣李宮即其奸黨中尤黠者遂藉獄招而崔躍始招出侍疾之說急之詰關謂忠殺侍疾時欲立鳳城圖掩處事正之實迹追成一罪案於賜死經月之後勒加罪目於追律之教苟以侍疾為案則侍疾即傳位時也誅簡即垂簾後也夫何捨侍疾而先論誅簡不資乎當時之耳目而忽憑一夫之亂招也其愚弄欺罔自相破綻如此而忠殺匪躬盡瘁之義於是乎翳而不章矣況其眩惑之術又添一案於　恭懿積受誣辱不能自白號天祈死以至欲登高自殞則凡為臣子者又孰不憤痛欲死也及夫

聖祖初元士林稍稍有還伸冤削勳之議非不蔚然盈廷而奸黨之餘存者猶列朝著原從之錄多是掖屬故百般沮撓諉之以事關先王先后不可改易且誣獄之成已至三十年之久則積威所劫人心畏約疑眩多端莫辨是非至以李芑所謂不自安三字着作莫須有而不察其為諺簡而發故反謂只罪尹某則禍不蔓延而權白之啓激成駭機是不但不知奸人之情狀并與權白之苦心而黙昧之也又以順朋所謂謀危宗社着作實事而不察其為欺罔之端故反謂一時被禍之賢不必與尹某而同歸是不但不知諸賢之心并與獄案之虛偽而漫漶之也夫以不

自安只為論劾之辭則奸凶不足為逆而勳不必削矣以謀危宗社謂有實犯之迹則忠毅不足為冤而官不必復矣以故輒轉襲訛忠逆混淆雖以柄國之首相登筵之儒賢非不汲汲於伸救諸賢而猶於忠毅之復爵倫勳之鐫削終始靳持遂於獄案之中截斷前後強生分別糢糊陳白謂忠毅為難救指諸賢則被累甚至以二柳之同一罪案而猶且分而二之終不能無惑於天聽當時之持清議者非不知忠毅之素為士林所倚重而時移事往之後懲羹吹韲矯激太過遣辭之際每以武臣戚里而抑損故不欲顯稱無罪常置然疑之科或謂之權勢相軋而致奸

之憾或謂之不顧嫌忌而侍君上之疾嗚呼斯二說者皆不考忠毅之實迹盖亦詳究其本末而今以 聖旨考之益覺二說之紕繆不少也若謂爭權而致憾則 聖旨昌不曰元衡以積年私憾於某者洩之於 仁廟而必曰以私憾洩之於某移之於 仁廟云乎夫憾者失志怨國之謂也渠自失志故無人而不憾渠自怨國故無事而不憾今若曰以積年私憾洩之於 仁廟而洩之不足則移之於某云乎則亦可謂 仁廟之累耶且若只因爭權而致憾則洩之而已又何移之也既曰洩之不足而移之則其所憾不專在於忠毅可知矣且大小尹之說本出於

小尹之黨自起爭端則初非忠敎與之爭也況忠敎是仁宗之舅也　睿鑑所照無微不燭忠敎方畏慎輔翼之不暇顧何敢市權相軋而苟其然者豈或以私恩曲庇也夫大尹翊　仁廟者也小尹搆　仁廟者也以平日翊仁廟之功而致憾於渠則亦無如之何矣奚遇之有自古未有小人而不憾君子者也憾與不憾元非忠敎之所與知也故忠敎墓碑云大小尹之說雖行而自處坦敞不以掛念者即指此也守人之家而為盜所憎則守之者罪歟憎之者罪歟遵道而行遇蛇之噬則顧安得預知蛇噬而不遵正道也是不難辨矣若謂之冒嫌侍疾則　聖旨又

曰傳位之際處事甚正傳位之際即侍疾時也處事甚正
即侍疾時事也假使侍疾而處事不正則處事不正罪也
侍疾非罪也既侍疾而處事得正則吾見其有功而不見
其為罪也若曰以戚臣而不當侍疾則春秋之義議不當
藥況以戚畹之近當危疑之際忍於坐視不效嘗藥之誠
乎故禍之初起權公為一時清議之主而奮然抗劄以大
行王傳位時某則處事正十一字大書而顯稱之少無避
辭於其間則當時元無以侍疾為罪者矣且以好黨言之
既知其處事之正故忠順之對構捏萬端亦不以侍疾為
罪忽於獄招之後翻作藉口之端竟成滔天之禍於是乎

諸賢及一世之論憤懣咨嗟之極乃謂忠毅若初不侍疾庶幾無蔓延之禍云爾又謂以忠毅處事之正而反崇侍疾耶蓋悲傷之切自不得不歸咎繹其意則惜忠毅之死而不覺衝口而出非真罪侍疾也而一轉再轉之際傳其言而失其意又於獄事稍久之後只知其株連之冤而不暇念及於當日危疑切迫之狀則單拈侍疾之案文飾以冒嫌之說是何疑不當疑而反掩實功也雖當諸賢憩棠劉之際方急於伸雪逆案以明傳位之際毫無異議故侍疾則亦不暇細辨而抑揚反復務曉上意初非如歸咎之論而時人之聽瑩者猶復藉此為罪反若沮撓於伸冤

之際殊不知待疾為有罪則尹某若有實犯尹某若實
犯不但於　仁宗有授受不明之累其事大有關於　恭
懿之聖躬夫以忠毅為有罪則　恭懿有干涉之嫌而被
禍諸賢并受其疑以忠毅為無罪則　恭懿之誣不期暴
而自暴而被禍諸賢方可藉手於伸何乃含糊顢頇持不為
力救也此栗谷所以為　恭懿卞誣而謂尹某有罪則諸
賢有罪諸賢無罪則尹某亦無罪者此也然以　聖祖之
聰明睿智度越百王所以察忠逆之源委辨獄案之真偽
者不啻反復則伸削之請宜即夬允而猶待廷紳之屢懇
何也蓋函逆交構之罪固已隱度于　淵衷且逮事　恭

懿聖孝無彊其必先意曲察於承聆之際而但忠毅匪躬盡瘁之義非但朝議多歧亦無從而考其實何者當權公抗劄詣院之時處事正句語竟為晦齋之懼禍抹去不得登徹則此句只為野乘之所傳誦而不得載於公車奏甄之中故及夫諸賢之請伸栗谷之訟冤也所以辨白之者甚詳而猶不敢以此句語仰提者即緣公車之所不載而啓草之所已拔無以證明於 聰聽之下故也夫處事正之語無由陳達則授受之際猶若有罪而冤案未明冤案未明則偽勲難削況以爭權致憾之說冒嫌侍疾之論紛然交口混淆其是非則是宜鄭重遲須而不賜夬允也何

拈出即啓辭初本中大行王傳位時任則處事正十一字已見上文詳載原編二及權公傳

幸 聖鑑孔昭不待羣下之警咳親自拈出於三十年前私稿斷爛之中獨契 宸心渙然釋疑重以 恭懿大漸之時丁寧懇到足以感動神明故惻然順承復官削勳即日并舉 親製傳旨布諭八方既備言 仁廟 恭懿為奸兇誣逼之狀 文定 明廟為奸凶欺罔之實又推言積年憾恨之毒而結之以洩之移之特於權公啓草處事正之語復加一甚字斷之以謀國重臣非為私護之言使後世咸知忠賢之必伸而凶逆之必誅魑魅莫逃於神鼎究魂感泣於泉塗猗歟盛哉嗚呼向無權公目見處事據實公直之言其何以曠感人主取信引重於屢十年之後

而苟非我　聖祖日月之明洞照覆盆雨露之恩深浹枯荄則顧安得拈出一家之私稿揭為萬世之謨訓表章之發揮之如此其至哉然而世遠俗訛猶不知　聖旨之若是著明故百家之稗史又不免其謬誤反襲已辨之乖論反疑已雪之冤案者有之謹錄　聖旨于忠敎傳中附以事實本末俾有所考信而監式焉

又按諸稗史中每混攻伸雪前諸家議論之姑舉當時罪名及奸回輩流言而錄之不復識別其議論先後初晚之不同故未免龍雜而致眩者此也至於伸雪以後諸儒先文集並無傳訛之論而昭晰無餘宜細攷焉

尹興仁

尹興仁字榮仲坡平人官至戶曹正郎尹任長子安世享女壻乙巳緣坐被慘禍年三十庚午伸雪復官爵　正宗丙午贈叅判坡城君　幽憤錄

尹興義

尹興義字剛仲（一云剛叔）坡平人尹任第二子　中宗癸卯生員壯元性醇謹剛直乙巳獄酷受杖訊不亂辭色竟殞杖下年二十七（幽憤錄　典古要覽○按獄案屢日栲掠垂死竟被縊坐）

尹任仲子興義醇謹剛直受杖不亂辭色遂黙而死（燃藜述）

興義進士也其死也有人乘昏来哭酹酒置学布一疋而去莫知為誰後聞乃其友金餘慶也（人義之壽春雜記）

乙巳獄供辭云云（見原編二鞫案九月與兄弟同被縁坐　上仝）

按諸野史皆云酷受杖訊不亂辭色遂黙而死至

考鞫案則載錄供辭何其相左也若供辭是真則奸兇之雀躍藉口當倍於德應何不與德應同律乎既不與德應同律則其不誣服可知矣既不誣服故其畢竟被律止於收坐矣其畢竟被律止於收坐則其至死不服尤可知矣既至死不服則安有供辭哉然則供辭之載於鞫案何也栗谷劉宰歷舉供辭辨其虛偽而曰姦兇手自粉澤之書据是則供辭之為奸兇偽造不其分明乎蓋奸兇輩既誘成德應之誣招猶慮其不足信則復偽造公供辭欲以實其誣者雖極巧密而其畢竟被律之

以收坐而不以誣服昭不可掩則渠之偽造情狀自不覺其綻露無餘矣故諸史只云德應之誣服而不舉公名者良有以也而不亂辭色遂默而死者即摭實之記也及考南氏我〻錄云尹任長子興仁責叱其弟興義曰以子誣父尚如此玉梅何足道也仍不服其說甚謬乙巳之獄公之伯氏未嘗入鞫廷此則鞫案可考而知也既不入鞫廷則安有責叱之言而況初無誣服之事乎是不足多辨而後人之輾轉襲訛反信奸宄偽造之供辭者良可恠矣故略辨之如此 巢園漫筆

尹興禮

尹興禮字　坡平人尹任第三子縣監梁允温婿官四山監役（光山金譜云縣監）乙巳緣坐被禍年二十二（幽憤録燃藜述）

丁未壁書禍起直長柳希曾柳希顔柳希孟柳希閔（柳靜叟子）尹興禮（尹贇成第三子）柳光績（松庵子）延陽正諟金陽守詷雲陽守詡（桂林君子）籍没家産丁卯五月還給（幽憤録○尹興仁尹興義同時籍没此段脱漏）

附朴成蕃 一作蕃

朴成蕃字茂叔掌苑署奴天性淳實且善養花木一時士大夫無不愛惜尹任尤愛之乙巳李德應誣告尹任以成蕃為證成蕃曰吾以汝為可用人今耶為如此何以見尹任於地下乎嚴訊烙刑竟不屈死幽憤錄詳乙巳獄

推鞫後退於外庭與鄭掌令希登數人及李德應同坐其家人饋以生梨德應欲食一介成蕃荅曰何以給欺天人乎顧鄭掌令曰尊乃喫之幽憤錄

成蕃以嘗出入於尹任家受刑八次無一言而死燃

當時士大夫不忍酷刑誣服者多而成案以一賤隸至死無二辭至今稱義烈焉其身雖沒子孫數十餘人皆免賤隸或有衣冠天之報善於冥冥豈可誣哉

尹任外戚也富貴全盛喜賞花與種花人相款甚與一婢聽使役後任敗其家或坐誅或免為庶人任小子興忠以年未滿逭緣坐之律既久朝廷伸其冤許興忠補官其婢服役種花人家經亂離率其子孫三十餘人欲尋舊主詣興忠請復服役種花人曰尹二

相生時德余能養花草與此婢宰相臧獲服事于小民家今過六七十年其德亦已深今經亂失券子復尋其舊主吾何止汝惟汝所安若是率三十餘人請與忠歸之與忠憮然辭曰吾先人當全盛之時愛花與汝一婢其子孫悉宜歸汝吾何敢因經亂失券遂先人之指遷奪此婢兩家相讓卒歸三十人于種花人夫不忘本尋舊主忠也知自足歸有　廉也斤其利順父旨孝也世人見利錐刀抵死爭之雖骨肉猶成仇敵此一事而三善具焉可以警時人而傳後也

種花人名洪獜瑞於于野談

柳仁淑

柳仁淑字原明號靜叟一號蜀菴晉州人成化乙巳生丁卯中生進兩試　中宗五年庚午登第薦入史局歷修撰吏郎舍入典翰直提學承旨副提學吏戶判官至右賛成乙巳被禍年六十一　宣廟朝復官後謚文貞

神道碑銘曰公姓柳氏諱仁淑字原明號靜叟生于成化乙巳年二十三登進士第二生員第四二十六擢文科二十八薦入翰苑二十九拜吏曹佐郎自此歷憲府玉堂政府郎以直提學陞同副承旨俄陞大

司憲　中廟己卯歲以副提學移都承旨時靜菴趙
先生蒙被不世之遇羣小忌之十一月十五日夜衮
貞等請開神武門入對便殿捕承旨玉堂臺諫翰注
諸臣將依靖難例並格殺之因領議政鄭光弼流涕
極諫黎明公及孔瑞麟洪彦弼先得釋公與孔洪因
服詣闕請與先祖求同獄共罪不報俄因臺啓將與
安瑭等三十六人並竄又因大臣伸救輕重其罪公
則出慶州府尹庚辰金海人金億齡怨其府使朴松
堂英誣英與公謀去執政大臣既鞫問億齡以誣反
坐公遂寓居文義黃岡村辛巳羣兒嗾臺諫論之以

觀望趨勢盡奪告身自是杜門鄉庄十七年丁酉始
收叙歷左右尹兩司長官陞刑曹判書移工戶吏曹
乙巳陞右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仍帶吏曹先是　文
定王后位中壺　仁宗大王在春宮尹任　春宮之
舅尹元衡　中壺之弟兩人地勢相逼互有猜疑而
元衡為人奸邪見棄清議銓郎中書皆不得薦故憤
嫉士林常懷嫁禍之心已亥　東宮失火衆口籍籍
指目元衡臺諫請推元衡不許自此惡言橫生中外
洶懼公與柳公灌同朝協心匡維鎮服及　中仁二
聖相繼禮陟　明宗以正嫡介弟入承大統名正言

病於朝堂每倚壁而坐不敢私退為國而然也仁淑得上氣症今已有年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謫得病而死人必曰國家殺之願平心察之不許元衡見公議迭發不知所以為計乘夜竇服就議於芑順朋順朋家臣朴貞元畫錄勳之策順朋復幻前說上疏曰任自生疑懼陰圖不軌灌令上嗣服之日耳語領相曰當立何人仁淑聞 殿下英明默然有不悅之色請明正三人之罪 大妃並命賜死公到振威葛院受後命時八月二十九日也從行奴請聞遺命傳於家公曰范淹臨死顧其子有言

吾之戒吾子亦不過如此奉命金吾郎柳祖誼公之再從侄也及公就盡脫其衣而覆之奸黨聞而惡之駁去之是年九月京畿監司金明胤密啓曰桂林君瑠任之甥侄任之所倚以為凶謀者也瑠必與知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鳳城君峘年尚幼弱必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貪功樂禍藉此為亂亦未保其必無也因此并任柳灌及公以謀戴元論瑠峘以逆律追施泉壤之刑諸子緻家産籍没妻妾為奴兄弟叔侄並連坐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彦慤上良才驛壁上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再權於下國

之將亡可立而待遂加罪乙巳諸人公之諸子家財亦皆沒官　宣祖大王三年庚午領議政李浚慶率百官請伸乙巳之寃仁順王妃亦灼知其寃垂簾之初贊　宣廟雪三臣之寃釋攸坐之人奪偽勳之爵還籍沒之財丁丑　宣廟又追仁聖王后遺意收議大臣命復公及諸臣官爵錄用子孫削偽勳公性剛方嫉惡如讎順朋公兄婿鄭礦之父也而公之秉銓也一不擧用芭公之舅子也因駙馬韓景祿通宮禁公之為吏判時芭亦位在判書一日自內以密札令下人傳于芭其持書者以李判書錯為吏判納於公

公坏而視之乃抵芑書也公惡之傳言於儕友間芑嘗切齒於公云噫以公之清操亘節夙負重望而位近台鉉終刖於貳公弘化之任則宜可以扶王祚而壽國脉顧乃初罹憸鋒於神武門之獄畢竟殞命於忠順堂之禍此乃舉國之人終古訖今口相傳而耳相習為之籲天而稱冤者而我先王之誄奸表忠垂勸懲於百世者亦已至矣又何恨也竊觀自古奸人讒夫所以搆成人罪者未嘗不從微至顯先輕後重上下之聽聞漸次浸潤自不覺其落於圈套此詩人所謂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僭者也

公之初得罪也芭順朋以為尹任則自生疑畏柳相灌及公則稍有形跡而已及白仁傑獨啓之後順朋上疏始命賜死明胤齋啓後論以逆律追刑彦慤上壁書後乃至諸子家籍沒此誠從古倫小欺天陷人之一律曷勝於邑然烝民秉彝之心終有銷鑠不得者不但贊人君子盾臣節士之為然雖同流合汚於奸兇者一端良心之觸發終不可遏絶許磁以祿俸為可著自以為不免小人之名説道於人削勳遠竄憂懣而死閔齊仁自悔乙巳之事晚年作詩曰既被當時誤應無後世譏亦復奪勳觀於此亦可知人心

之不可誣而小人之費盡機關圖得不盈皆之福而
不免千百載之汚辱亦何益之有公貫晉州遠祖挺
高麗左右衛上將軍簪祖蟬聯曾祖曰依東北面都
巡問使經歷所經歷後　贈吏曹參判祖曰宗植入
我朝檢校工曹參判　贈吏曹判書考曰文通早登
文科歷敭翰苑臺閣累典州郡有異績官止司諫
贈右贊成妣李氏郡守抽之女從　贈貞敬夫人三
世追榮以公貴也生四男仁貴禮曹參議號睡齋次
仁傑即鄭北牕之外舅也次仁瞻早卒季即公也公
娶星山李氏縣監敭之女工曹參判師純之曾孫生

四男一女男希曾敦寧奉事希顏繕工副奉事希孟
昭格署叅奉季希閔皆坐死於乙巳女未適人而遭
禍與宗室清化守昌叔副室伸寃後　上特命更備
贐幣因而為室而無后副奉生男伯善叅奉生男欽
伯善以門庇除繕工監役娶注書李德應女德應即
尹任之女婿也監役亦無后取再從兄大逢之子之
新為後蔭授陵殿叅奉不仕又拜別提叅軍引儀並
不就生一男自起自起有二男斗晚斗旺斗晚五男
迂稷迂益迂夔迂卨迂說斗旺二男迂輔迂弼公之
行蹟事業可傳者必多而禍慘之餘家藏文籍蕩失

無遺至於官爵履歷亦莫得其詳今距公之没已經三乙巳而易名之章麗牲之刻有未遑焉廷益深以遺跡之日益黙昧終事之日益遷就為懼取己卯乙巳諸録及羣賢文集野乘叢説廣加蒐輯以成行録一通既將請謚于朝繼徵徑樹之文謹愾然流涕而銘之銘曰世運汚隆自昔以然否之匪人羣小躚躚朙良際會或闕其摶如戊如甲釁乖史編神武之事由遏利源忠順之獄謀椓忠賢氣化推盪人與其天吁嗟静叟逢時孔艱剛以召怒直以媒怨前卯被螫後巳罹患寃深埋血禍烈及泉　聖上在宥照燭閔

憐克體先后昭枉復官理有回斡貞則必元請諡揭銘久而彌伸百世在後懲彼憸奸崔錫鼎撰 明谷集

碑

公天分超異凡流自幼嗜讀書沉潛經史涉獵百家有所著述則操紙筆立書之不事雕繪篆刻而聲律氣格自合於矩度資成公常奇愛之撫其背而稱之曰他日大吾門者在此兒乎 行狀

公嘗入塲屋解其所着圓領便服而坐考官招責之因拘公於懸題板久而不釋公默搆文思內自沉吟立成一篇以足劃沙筭句之多少考官至日暮始釋

之遂令至前而謂曰汝若有作可於階上書呈因不禁火公索紙筆寫之至由來狐死必首丘之句考官俯視之以為此詩當高中蓋考官以生入玉門關為題因相議云如有引用首丘語者當置高第故也榜出公果為第一 上全

壬申公入翰苑先資成及公凡睡齋公皆入翰苑公之姪夢庵公亦與公先後入翰苑一時稱艷謂之柳家四翰林上全

公在銀臺金思齋正國方為黃海道觀察使一日上御夜對公及金公淨同入侍語及用人之道公曰

用人須適其器乃能自勵稱職左承旨鄭忠樑今以病辭免黃海監司金正國可代此任方面雖重豈如經幄之尤重乎淨曰此非獨柳某之言實朝廷之公論也上嘉納之上全

己卯之禍公為都承旨與金公淨李公耔趙靜庵光祖金公紳金公湜洪公彦弼朴公世熹朴公薰等八人同下獄則左承旨孔瑞麟右承旨尹自任應教奇遵修撰沈達源注書安挺檢閱李搆等六人已先係獄矣大臣戮力申救且請會朝廷共議反覆論啓黎明先放公及孔瑞麟洪彦弼有頃又放沈達源安挺

李搆最後李耔亦蒙放公既罷職與孔瑞猗洪彥弼以微服詣闕請與趙光祖同就牢獄共被其罪是日左遷為戶曹參議俄而大司憲李沆與大諫李蘋等合司啓請光祖等加罪且劾安瑭等三十六人書于單子請並竄逐公名亦在其中 上遂命大臣面議輕重定罪或賜死或竄斥而公亦出為慶州府尹 上全

己亥東宮有火災人言藉藉指以為人火公與柳公灌指元衡曰胡不杓政府撲殺此奴乎 上全○己亥當作癸卯

忠順堂上變之時公方在家與客圍棊小吏以事告

之公晏然不動對局自若色如平日 上全
順朋啓曰李彦迪退自經筵言 主上英明則仁淑
默然不荅不悅之色見於面目內殿因是教曰仁淑
不悅之色李彦迪言之將以先生為證而傳教之先
生即辨曰其日臣退見仁淑于實録廳只言 聖質
高明學問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何今忽尺之
地臣不敢隱也 晦齋集
順朋搆陷之日其子礦泣諫不聽走來見公歎曰時
事不好後會難期公語礦曰汝父近日托病不出乃
謀做此事也公侄希齡 號夢庵 官參議 問公之抵禍來唁荅

曰命也奈何心不少動受命之日徐謂禁卽曰皇天在上白日照臨為證無他語奴順敬請傳遺命公曰藐軾顧子愚魯吾寧顧子孫不學無知也聞者莫不墮淚 家狀壽春雜記合録

柳仁淑死後李延慶以事到京師鄭順朋往見叙悼曰君少時與原明仁淑字交遊嘗謂伏義死節之人今何以死於此荅曰吾則謂此乃死節者不知其不是也順朋色變去柳斯文貞在傍竦然曰虎前作舞人皆畏之何為發此言以賭禍耶延慶笑曰耳齡順朋字狡黠殺原明為子孫計也如余則徒得殺友之名無

利於己吾無患矣果不害焉 楓話

李芑因緣戚里內外締結常與駙馬韓景祿 清原尉芑甥孫

作為心腹通于宮禁互相往來往輒連夜留宿陰謀秘計無所不言及其在家潛通密簡連屬於景祿之門自以為得計而人莫之知也芑公之舅子而與芑俱為景祿之族一日芑使景祿有內通之事景祿以荅簡授其奴奴錯傳于公公痛其無狀傳播士林間芑怨公入骨乘機搆陷遂詭於人曰殺此賊我心快焉 文貞公事蹟

權撥嘗稱仁淑有豪傑之才 壽春雜記

蕭宗庚子賜謚文貞敏而好學曰文
清白守節曰貞
孝婦全州李氏司果培女文貞公仲子希顏妻也文
貞公乙巳南竄受後命踰月有泉壤之刑藍其屍以
徇四方公諸子皆坐絞親屬編配惟舊奴順敬不去
李氏資送順敬躡傳屍者竟得公殘體以歸李氏大
號慟如初喪奉屍安于中堂晝夜擁温水躬自灑洗
以去鹽氣日必嘗其水微有鹹味輒易新水如是屢
日鹹盡退始乃收整肢骸備禮襲斂以襄時田宅沒
入官嘯類都盡李氏往依父家喪葬祭酹皆得父家
力父母沒無嗣李氏遂兩奉後事各治墳墓祭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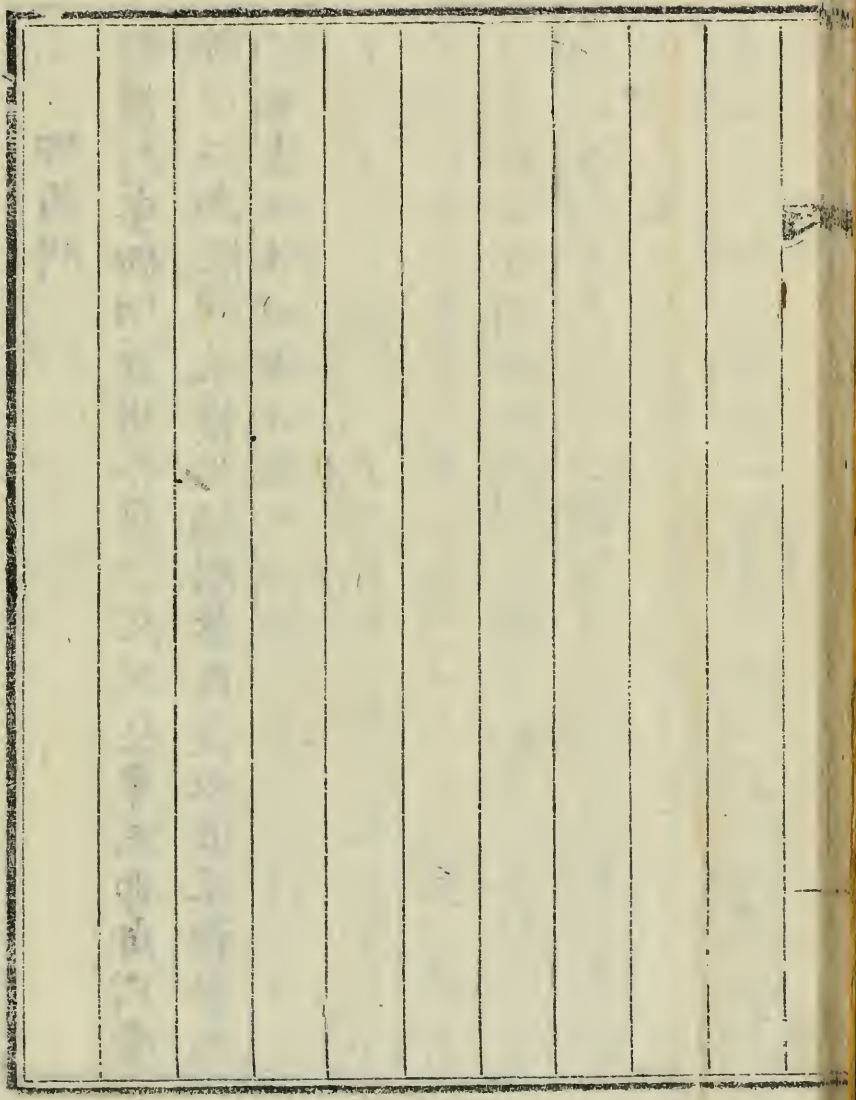
舅姑後父母沒齒如一日後李氏終於安城晚遯村安城人至今道其事 靜叟實記孝婦傳

忠奴順敬文貞公奴也靜叟乙巳配茂長順敬執鞚到葛院公受後命順敬跽曰願乞遺命歸告諸郎君公歎曰昔范滂有言使汝為惡〻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以此傳之及受泉壤之禍公諸子皆坐死人無敢收葬順敬以李氏命隨傳屍者遍行郡邑公屍日久腐爛行路皆避順敬竟負公遺體以還擇地營葬既葬公家臧獲當屬於搆陷公策勳者順敬自此不知所往 上同○忠奴傳○右二条追補

柳昌門

柳昌門字興伯晉州人庚子文科吏曹正郎庚戌臺啓以仁淑之族反覆陰譎削奪後復叙官至禮曹參判

燃藜述幽憤録合録



桂林君瑠

桂林君瑠字彦琇即　中宗庶兄桂城君恂繼子於仁宗為從兄生父德豐君愧敬陵之孫月山大君婷之子　娶坡原府院君尹汝弼之女故桂林亦為尹任之甥聲譽籍甚於諸宗中乙巳尹任被罪凶黨金明瑜密啓請處置瑠逃為僧大索八道拿鞫被慘禍　宣祖丁丑伸冤復爵青野漫輯　乙巳錄

自在髫齔長於綺紈而小無聲色狗馬之欲只有文人學士之志左右圖書潛心翰墨雖不至於雄文妙筆人以文雅稱加以瑜胄出於巨閥以此聲譽在著

初以桂城君成宗王子眷子襲封正二品貞顯王后移御于其家而還宮時以賞陞從一品幽憤錄

明宗卽位尹元衡李芑林百齡之徒幸仁廟賓天相與致賀攘臂突起欲逞宿憾於尹任而難成罪名聚首設計或曰尹任有不自安之色或曰稍存形迹或擧桂林之名叅錯於其間上同

先是尹元老造言尹任托以保護東宮實欲立瑠聞者皆笑其言之無理國朝記事

初瑠之逆名始於元老之亂言而當其時中廟在位仁廟在東宮而春秋尚富此豈議嗣之日瑠年

且長於　仁廟十四歲豈有為子之理乎既以飛言成罪又以誣服定律人以為絶可悲　燃藜述

或謂瑠曰權奸將作禍根禍根不在則醞釀無地不如見幾早避也及任之死瑠乃削髮亡匿拿命空還於是羣兇雀躍得以藉口　國朝記事　乙巳錄

乙巳九月初一日辛酉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密啓曰桂林君瑠任三寸侄任所倚以為匈謀者瑠必與知既知其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而朝廷尚未有問必以為罪魁已除此不足慮置而不論也然事已彰著瑠之思所以自脫之計必無所不至而不逞

之徒藉此為不軌者其勢必然若處之於既發之後則必更煩　聖慮伏願議諸大臣速為譫處鳳城君亦為善處事在鳳城君傳傳曰為國計之眞忠臣遂設鞫瑠已亡命拿命至家空還燃藜述

禮曹正郎鄭滋以年少新進心智輕淺乃瑠後妻之兄也謂曰權奸欲加尹任之罪而無名可據輒舉公名欲為媒孽公何自處之不急耶昔李長坤亡命得全況一宗親之廻避人孰強尋乎歸卧絶遠奴僕之家人有物色之者轉徙他處臧獲遍八方安往而不裕衣食哉瑠將信將疑謀諸其妾妾曰凡奴僕犯笞

罪者欲治之際逃走還捉則其罪倍重凡人見偷疑訝之間或有逋去者則必以逃者為偷君初無所犯坐受其罪則罪必輕而人不疑若聽鄭言則窈恐笞罪倍重而逃者為偷也瑠曰汝言近理輕則奪職重則竄逐不有逾於轉徙四方之危苦乎事定之間當留此翌日滋使其妹急仵人邀之拍手呼泣曰事且急矣何以偏信妖言專不動念飛蛾赴燭噬臍何及滋曰權奸以君將作禍根禍根不在醞釀無地君偏聽兒妾之言不惜千金之軀耶瑠罔知攸措不得已出去竟陷搖禍時議雖知瑠之晦昧而實未知亾命

曲折之如此且有禍孽之所自胎母尹氏有三子桂林居其次極誠孝尹氏偏愛之兄弟之間頗多忌念初尹氏與　成廟後宮南嬪最密孝惠公主之始生南嬪與尹氏奉巢長養嫁於金安老之子禧延城尉公主以母禮待之公主之没南嬪曰公主器物多而一女時在襁褓若盡付年少延城之手延城之妾必任意散用移置吾家待其女長成則吾儕養育之情畢矣久之南嬪臨終輸送尹氏尹氏後又臨終言于侍婢曰公主之女尚幼吾不幸至此若不處置而死則必見偷與其見偷而失曷若與吾子息分其三子

櫝函凡八長子坡林君少子全城副正各給二器餘四器別給桂林以表誠孝其後坡林全城已逝公主女長結婚於尹百源百源乃　文定王后兄子也坡林妻許全城妻申同訴於文定曰公主財物盡歸於桂林家云　文定欲推之中使傳教桂林自念爭財婦人常情無怪諸嫂之讒而但此物初出於南嬪失計後誤於亾親難處馴致今日之厄人必不知此意目之以亾親偷窃莫如身自當之吾多田宅可賣而償納對曰母親之事臣實不知然上達之人必知財物之數書下物目則知其多少當陸續輸納雖盡賣

田宅不違聖教　文定不知其欲掩母過天威振動曰渠敢以憤言對乎眞毒物也必以予為不知寶物之名目耶奸兇乘時搆揑　文定挾憾信聽竟陷不測之禍 幽憤錄

兎山縣監李坎男捕得瑠奴跟尋至安邊境黃龍山中削髮為僧作土室以居獲之 燃藜述

領府事洪彦弼等啓曰罪人瑠已拿來請推鞫答曰設廳於慶會南門推官等啓曰瑠不納招固當刑訊其餘各人等令禁府推問何如答曰此非小獄事豈肯容易承服據德應等招辭問之其餘令禁府推問

定罪於是據德應之招以問瑠瑠曰尹任雖欲推戴
臣朝廷豈肯萬無是理壓膝不服用烙刑極其慘毒
瑠不堪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乃
得取伏其供曰尹任語臣曰　主上有眼病何以聽
政鳳城君及汝中當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灌柳仁
淑皆以當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而為之云云遂輾
之 上全
子延陽正雲陽守坐死子濟陽守年未滿十五而冒
年除職亦擬死臨車載李芑以推官過其前乃大呼
稱冤芑前視其弱小啓而脫之芑亦有仁心在哉及

復瑠爵濟陽守及其弟恳陽守諒幷除職 壽春雜記

鳳城君岅

鳳城君岅　中廟後宮洪嬪之出也娶司僕寺正鄭惟仁之女諸王子中年稍長而慧危疑之際羣小指為灌仁淑屬意於岅至以為當國喪時岅弊鞍櫟馬以收衆望成罪李芭啓於經席請先去岅以除禍根大司憲尹元衡大司諫權應挺等繼之請置重典命竄蔚珍至丁未兩司固請乃賜死　宣祖朝置後英廟壬子　贈謚懿愍　壽春雜記乙巳錄合錄

趙公文命撰謚狀曰公諱岅字子瞻　中廟大王第六男母愍嬪洪氏南陽君景舟女也生公于嘉靖戊

子四月初九日在襁褓英氣盎盎　中廟奇愛常置諸左右及長聰明孝友動靜有度迥異諸君竟以乙巳被寃酷而死得年僅二十嗚呼其悲矣先是　文定王后弟尹元衡為人奸邪見枳清議以是憤嫉士林常懷嫁禍之心時柳公濯柳公仁淑等以己卯清流嫉惡如仇而為國家慮不顧一身稽福及　中仁二聖相繼禮陟　明宗入承大統元衡謂此時可以售吾計遂與李芑許磁鄭順朋林百齡等鼓煽凶言於外入送妖妾於內驚惑兩宮使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等先論灌仁淑及　章敬王后兄尹任罪以

遠竄磁芑順朋等俄又幻其說誣以將廢　主上推
一鳳城且自造尹任密通　恭懿殿書納于紬囊故
落之內庭威脅任之老婢毛麟取誣服以實其事其
書略曰近觀國事漸至殊常吾則坐待死生而判書
亦憫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反處協力者寡未之能
前日所　教之事勢所難為頃日所達之事請速為
云判書指柳仁淑公反即指公也於是京畿監司金
明胤詣政院密告曰鳳城即臣亡妻切親而年尚幼
弱必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稍優諸君藉此為亂亦
未保其必無也宜先處置云云　上不聽朝廷又請

禁閉公家以軍士守直又不聽李芑　啓於經筵曰仁宗病革尹任三父子入內初欲以鳳城爲君勢不可然後傳位　主上云兩司請遠竄皆不聽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鄭順朋及兩司又請念　宗社斷以大義不聽　慈殿下敎大臣曰吭自幼卽同已出長眷宮中雖曰年長今纔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大罪也大臣再　啓政院六曹合　啓請斷以大義亦不從兩司至於辭職而退遂命依靈山君例竄配蔚珍到平昌病重仍以爲配所　命給米豆紬布

丁未鄭彦慤誣以良才驛壁書上變兩司合　啓曰

人臣為叛逆者所屬望而得全其命者古今未之有也兩司連　啓玉堂劄請請斷以大義　上答曰慈殿以　中宗大王未過小祥　仁宗大王時未祔鞫為傷痛予年少而鳳城亦年少兄弟之間安忍罪之決不可從又答許磁羅世績等　啓曰鳳城自在襁褓　慈殿保之眷之視同己出何忍罪之且萬章問於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立為天子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以此觀之雖其自為之事古人猶且處之如此況兄弟之間明知其不與而

猶復罪之何可忍也金明亂終始力請以其年閏九月二十五日　賜死于謫所　上卽命復官奠以禮兩司爭之再三不聽副提學鄭彦慤劄請還收成命至　宣祖大王三年領議政李浚慶率百官請伸乙巳之寃　仁順王后亦灼知其寃贊　宣廟伸復諸公之官削奪倫勳之爵公之抱寃於泉下者至是三十年而始伸矣竊觀奸壬譖愬戕害忠良固非一道而若欲大殺戮則必覓出推戴人以疑之非此無以動君心而逞兇臆故耳彼元衡順朋輩始不過以仇疾二柳之心欲驅除逆律謂有擁立之計而禍遂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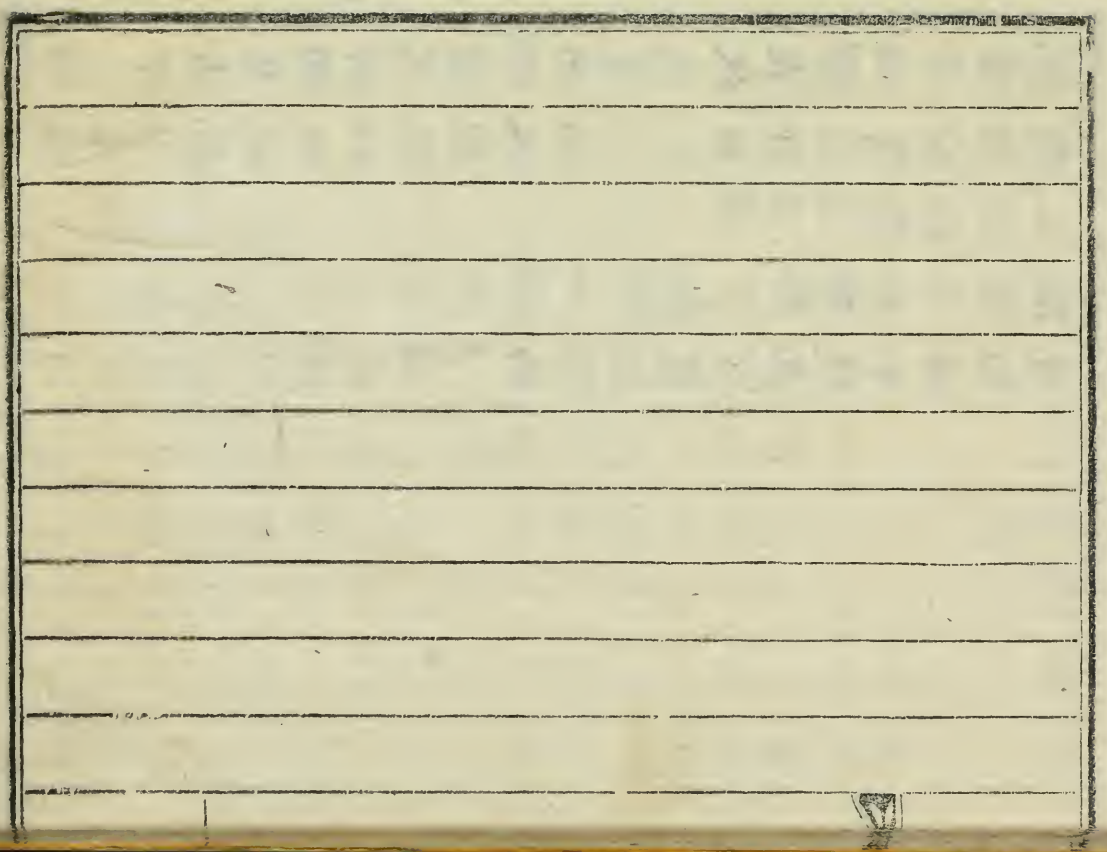
於公公則以年少貴介弟何與於朝廷事而特以地逼為其所藉口終不得保其身此誠千古至冤而至今猶可於悒然觀　明宗前後批教友愛之情不忍之意溢於辭表至於明知其不與一段　下教昭燭公心事無餘其後又復雪冤復官哀榮備至復何恨也公之嘉言善行可傳者必多而禍故流離家乘缺裂莫得以傳若以散在野史者言之公於　中廟之喪哭泣哀慽人多歎服沈通源心頗內忌謂此人必殺之有如着碁訓手公之禍實兆於此云在謫買田營產為自全計及後　命至邑人不忍告治喪後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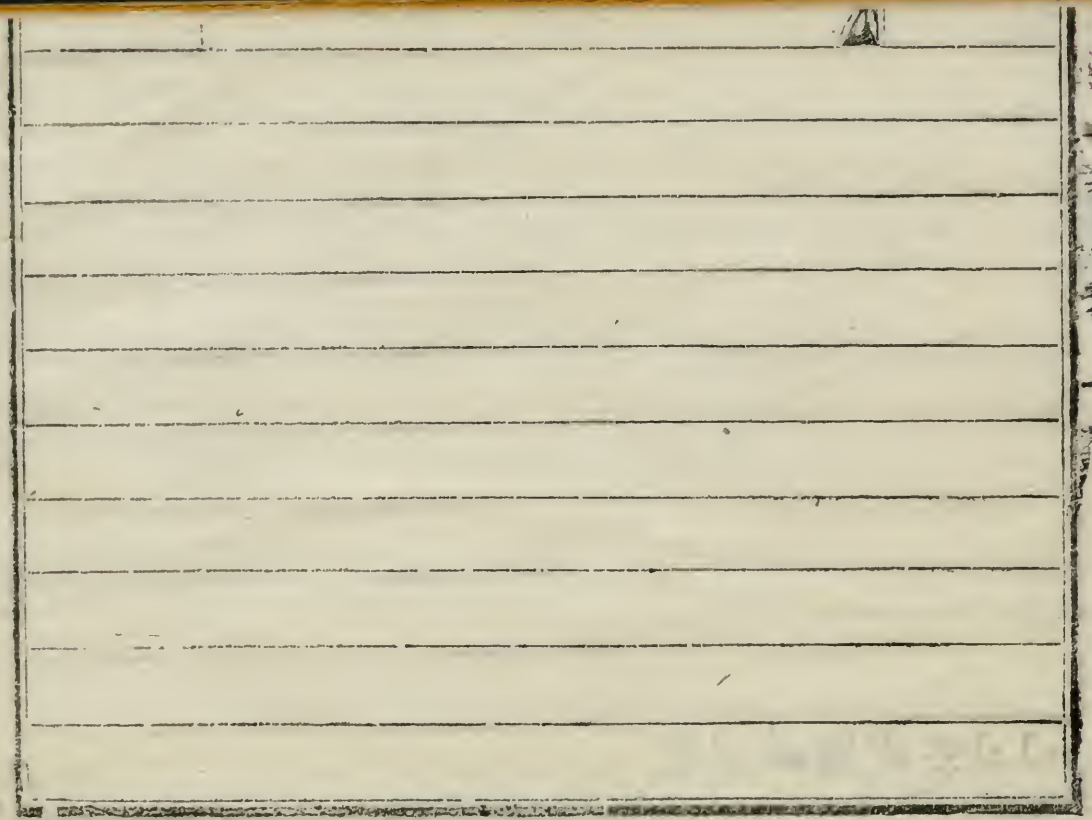
告之乃沐浴更衣而終人莫不涕淚憐之云公葬于楊州獨井里子坐之原配東萊郡夫人鄭氏奉常正贈領議政惟仁之女有一女而無子以　成廟王子景明君之孫文城君健為后女適判書沈忠謨文城有一男一女男始林君女適都正具仁基側室子世柱漢陽守判書三男二女男長忻待教悅領議政悰縣監女長適翊贊趙玲次適判書李勉始林有一男二女男靈昌正女長適洪命一次適金益漢陽有三男楹完昌令稷堅昌令檍安昌守內外孫曾多不能盡記而沈議政五代孫浩女卽　端懿王后也公奉

祀孫亨植懼夫代逾遠而跡愈泯將請易名于　朝
謂文命屬在外裔托以謚狀謹撰如右以備太常氏
之採摭焉　鶴叢集

聰明仁孝頌類　仁宗　燃藜述

宣祖庚午復其官遲給籍物　上全





乙巳消長録卷之六

1
五
六